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六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輟耕録卷六

元　陶宗儀　撰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閲併録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潤行 若合一契行潤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米芾米友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内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首　内殿

内司四　京師玉堂

巳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陽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邱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禊帖考

姜白石先生禊帖偏傍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

轉　和字口下横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

字左反別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輿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概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

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經

顧德玉字潤之檇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明日乃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邦人

士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於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絰固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絰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絰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慼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

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而莫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於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留

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 澧陽帖
- 鼎帖
- 大觀大清樓帖
- 慶歷長沙帖
- 二王府帖
- 黔江帖
- 臨江戲魚堂帖
- 紹興監帖
- 淳熙修內司帖
- 北方印成本
- 烏鎮張氏本

- 劉丞相私第本
- 碑匠家本
- 三山木本
- 長沙新刻本
- 蜀本
- 長沙別本
- 廬陵蕭氏本
- 利州本
- 新絳本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别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十引）絳帖次之（二十引）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閱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巳亥婦翁張君錫携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曽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

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黄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内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

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

御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令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檫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即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録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指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逈别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録

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魘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魔土人熟此不以為異惟取冷水噴噀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胷割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

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絶乃衰財命顧貞觀道士馬
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
過其家觀良吉胷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
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
予因述其事以為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
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
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刲股恐其傷
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

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録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禄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於楊鐵崖

先生所譔墓銘之後矣今併録於此云元故白雲漫
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
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簀衾褥號
呌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
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
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為湯劑神爾有靈庶幾其瘳
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噀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舉張子曰齊諧志怪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楨誌墓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

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投湯熨火抉腸刖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

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没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盖如此會

稽張憲譔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平江有旨遷置於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服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恥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於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

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户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趍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户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埶以驕淩之

然後為尊嚴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缾内沃以沸湯密封缾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行大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踈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遥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纔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録事張君景亮識

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絛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因留詩一章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葵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

弗漬死弗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

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蟲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髮膱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則髮膱之膱正當用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令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

日數為他人借覩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莫歳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罏火内既而雹掣雷轟煙火滿室須史平息擊死獮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寳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台哈布哈元師為西臺御史日閲其案朱語曰鬼賊云余親聞台公説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

記録令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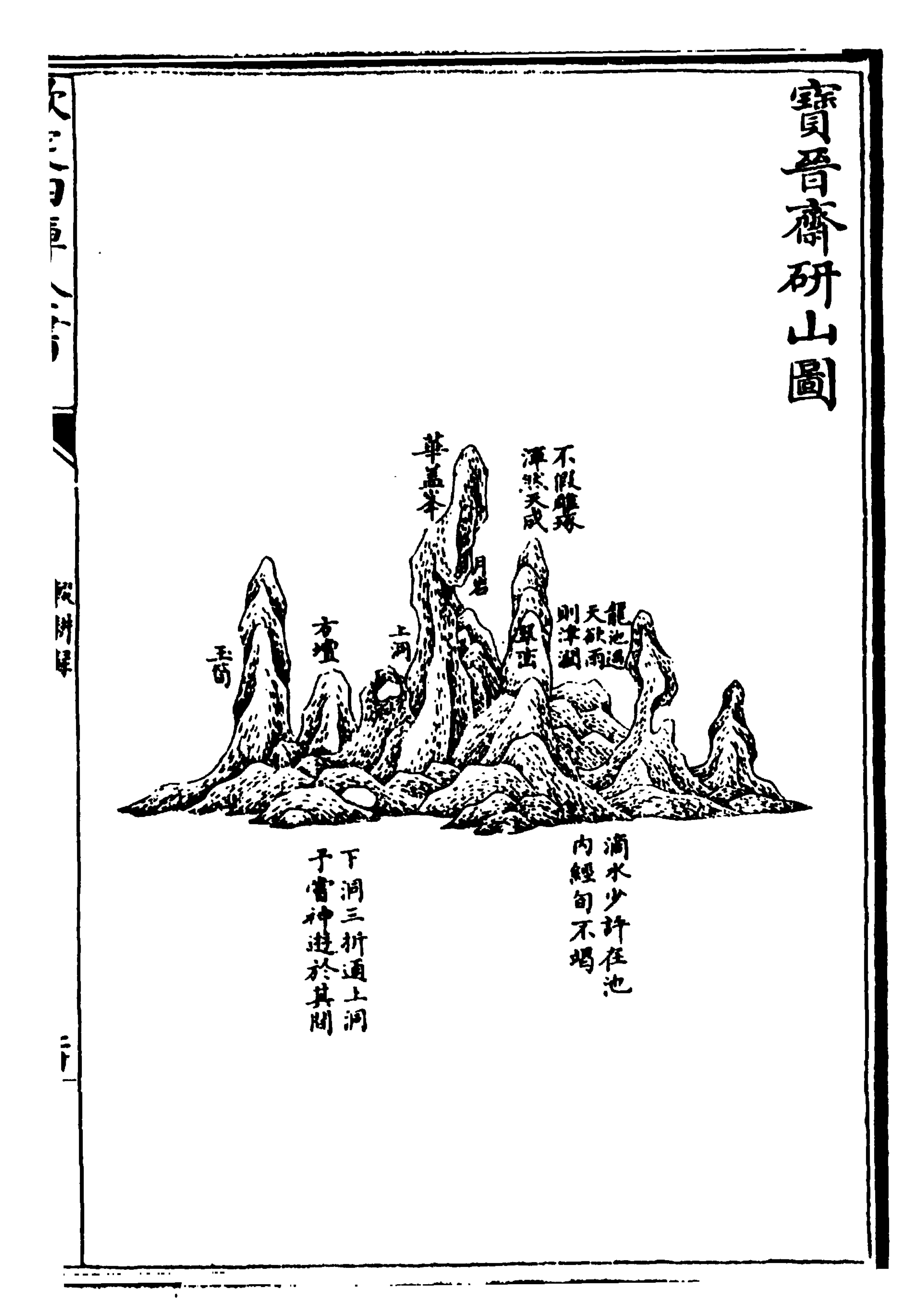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録云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禄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

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

今之侍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華蓋峯
不假雕琢
渾然天成
月岩
玉筍
方壇
上洞
翠巒
龍池遇
天欲雨
則津潤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滴水少許在池
內經旬不竭

右此石是南唐寳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
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裛書
几隱約煙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髙崧龍安知無雲
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
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峥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
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寛往往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為地仙令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隂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

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蘇氏開談録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来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牤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

轂清異録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輟耕録卷六

輟耕録卷七

元 陶宗儀 撰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絶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閲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来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

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来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

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鼇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鼇山詩曰金鼇之山金碧浮
重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
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来
跨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黄鬚天子七寶鞭黄頭漁郎
櫂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
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
無聲天地老兩宫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

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犀閣言於高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鼇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

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讃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黄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顔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喜勅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

金鼇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
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黄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陰翳蓊鬱幽泉琮琤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厓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遥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容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怪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爇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奇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寀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嚣度弘厚不以富

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
牟先生巘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
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
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佚
拱辰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
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

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録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

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

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

孝行所感令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目久失明醫

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日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日

又如之雖夫人喜溢於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

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

至也其此之謂馬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
浙儒學提舉

和沙拉卜都

和沙拉卜都者回回田地所産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
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戸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
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屛風

金屈戌李商隱詩鎻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鎻

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商賈紅

埒阿勒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

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曰埒阿勒方言也今

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於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埒阿勒淡紅色嬌　必扎達深紅色石薄方嬌

齊拉尼黑紅色　古里朗紅帶黑黄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賚雅實勒上等暗深綠色　濟拉里克雅實勒中等明綠色

阿持雅實勒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雅古特上有白水　喀斯堪尼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雅古特上等深青色　尼勒朗中等淺青色

烏帕尼勒朗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黄雅古特　白雅古特

猫睛

猫睛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新坑出者似猫睛而無光

甸子

尼沙布哩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尼爾瑪尼即河西甸子文理麁

荆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

黄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昔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滸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耶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夫婦来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啟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黄巢手瘞治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

寘生掊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追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鏽

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於我朝而為編氓所得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為貪婪妄求者勸

鴛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二穴若雲版樣盖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鵞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温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温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

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賔客至如家焉故南北

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顧見者每虞閽人不為通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輝和氏由父孝懿王布滑凱

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為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禄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畧不荅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覊旅者寒餓狼狽冠

衣襤褸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揶揄之劉公復為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内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録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
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
是國家大臣言動嚬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
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

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生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絶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

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来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参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

天雷雹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為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憐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

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黄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讖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容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鹹杬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杬子按齊民要術用杬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

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㲉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鷹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品	服色	爵	勳	母妻	文			武	
	[illegible]								
正一	紫羅服大獨科花直徑五寸玉帶	國公	上柱國	國夫人	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	崇進特進金紫	光祿大夫銀青榮祿大夫		
從一			柱國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二	紫羅服小獨花直徑三寸花犀帶	郡公	上護軍	郡公夫人	資德大夫	資政大夫	資善大夫	龍虎衛上將軍	金吾衛上將軍
從二			護軍		正奉大夫	通奉大夫	中奉大夫	奉國上將軍	輔國上將軍
正三	紫羅服散答花直徑二寸荔枝金帶	郡侯	上輕車都尉	郡侯夫人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嘉議大夫	昭武大將軍	昭毅上將軍
從三			輕車都尉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亞中大夫	安遠大將軍	定遠大將軍
正四	紫羅服小獨雜花直徑一寸半荔枝金帶	郡伯	上騎都尉	郡君	中議大夫	中憲大夫	中順大夫	廣威將軍	宣威將軍
從四			騎都尉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列大夫	信武將軍	顯武將軍
正五	紫羅服小獨花直徑一寸半烏犀帶	縣子	驍騎尉	縣君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武節將軍	武德將軍
從五		縣男	飛騎尉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		武義將軍	武略將軍
正六	六品七品緋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半烏犀帶			恭人	承德郎	承直郎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六					儒林郎	承務郎		忠武校尉	忠顯校尉
正七	八品九品明綠無枝羅服烏犀帶			宜人	文林郎	承事郎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七					徵仕郎	從仕郎		修武校尉	敦武校尉
正八	路提控案牘府州都吏目典吏等[illegible]帶				登仕郎	將仕郎		保義校尉	進義校尉
從八					登仕佐郎	將仕佐郎		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文官子廕	坊	敎	內侍	醫	太	天	司	
正五								
從五								
正六			中散大夫					驃騎衛上將軍
從六			中尹大夫					鎭國上將軍
正七			中儀大夫					昭勇大將軍
從七	仙韶大夫	雲朝大夫	中御大夫	保宜大夫	保康大夫	正儀大夫	欽象大夫	懷遠大將軍
正八	德和大夫	長寧大夫	中衛大夫	保安大夫	保和大夫	頒朔大夫	明時大夫	明威將軍
從八		協律大夫	中治大夫		保順大夫		保章大夫	宣武將軍
正九		嘉成大夫	通侍郎		保中大夫		司玄大夫	
從九		純和郎	通衛郎		保全大夫		授時郎	
省劄六十月陞從九品		調音郎	侍正郎		成安大夫		靈臺郎	
稱提領七十二月陞從九		司樂郎	侍直郎		成和大夫		候儀郎	
稱使一百八月陞從九		協樂郎	司謁郎		成全大夫		司正郎	
都監百四十四月陞從九		和樂郎	司閽郎		醫正郎		平秩郎	
大德四年八月奏准色目人廕高漢人一等	司音郎	司律郎	司僕郎		醫效郎	挈壺郎	正紀郎	
	和節郎	和聲郎	司奉郎 司引郎		醫痊郎	司辰郎	司曆郎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盖柯作畫虞必題

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於府曰某家貲産未嘗分析令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嚕噶齊穆穆呼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

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鞫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客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官家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嚕噶齊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踝陳告達嚕噶齊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筭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於世曰西神峩峩睢孽蔓乘兵塗毗膏國武乏興嘈爾尸素營晡朋城弗典守妖狐淩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讋服倒授太阿傔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氷綱常淪斁綫絕罔憑胡

為優徐倡治容倚市矜鬒妖驅之俾侑樂頫玉肆詈無陵舫嘌謳謔舞餘怒鬟植鬅鬙鉛為鋼刃劃膚載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恧銜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汙瀆流回清澂盖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録載宋端平二年李全據高郵城叛名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後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當是時也姦宄得志埶焰熏天雖厚祿重臣峩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

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黒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邐由西北方而没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

揭去屋内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

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黠科十二名
衆皆號泣告訴曹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
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嚕噶齊卒不避譴斥力爭
以為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赧
還金絶交
曹公克明鑑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
啓封漫爾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為苦

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

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

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

禮部尚書謚文穆

畫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

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傅色特妙天歷

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祼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

輟耕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録卷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輟耕録卷八

元　陶宗儀　撰

寫山水訣

黄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黄氏頴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少相犯繁處間踈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黄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内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熈皆用此法郭熈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髙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泒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

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

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胷次寛潤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黄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名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

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為膳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尼嚕罕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氷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

至尼嚕罕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黄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

感時慾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
豈惜此雙髩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鬖鬆影
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轂之命養髮經
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
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
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
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

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馬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闕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

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厠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枯藤鶖鵝聲亂功收蔡蝴

婕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
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
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
處士為何如人恵之轂慤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
之剌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

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闞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瑶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瑶英

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相遞出入以搆賄賂號為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瑶英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寳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埶指薛卓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劉軻牛羊日歷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騖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謗所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老苗

楊旺札勒字彦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人陰鷙酷烈嗜斬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旺扎勒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鬭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鄂爾和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㫄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絶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達實特穆爾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絶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旺札勒來守之旺札勒取道自杭
以兵刼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猺洞猺達拉哈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絶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猺曰獞曰犵狑曰犵狫字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敎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晳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剚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刼貨財殘忍貪饑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吴大旺敗𠡠札勒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𠡠札勒兵溪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

處旺札勒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己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穆爾古蘓建德路則達嚕噶齊𡨧都羅丹各自為守莤不敢犯其境旺札勒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為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埶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餤翕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

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顧少須史毋死得
以底裹上路報不可旺札勒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
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
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為旺札勒强委禽馬至是未及三
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
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旺札勒
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

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奇謀遠畧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兕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旺札勒則有說焉旺札勒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己犯分貪財好色固苗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旺札勒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内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剷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仁榮買地於府城之鄭桯兒坊剏義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弱齋俗謡為桯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内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嘗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間人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宫書記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

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燕姬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謂之佩羮即今魚脬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太師巴延擅權之日剡王齊齊克圖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巴延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别重離别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宫詞新晴草色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産作業每以輕財仗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荅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令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

耳馬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咫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腹盖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温之瑞安

漢子

令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叚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葢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髙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龍見嘉興

檇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盲風怪雨天闇黒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雜以萬尾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呌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黒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為戰鬭之地凡龍所過處荊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

城西栅口方掀篷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栝碗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乗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録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莫歷者鄒淮絶早相别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與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

舉兵僇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
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
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来魁復首尾兩月之間
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
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
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摶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

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龎統傳

輟耕録卷八

輟耕録卷九

元　陶宗儀　撰

文章宗旨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闗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絶千古前

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盖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葢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説勿施於後後之説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様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
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横說竪說其文詳贍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録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瑪達巴歷

耶律文正王於星歷筮卜雜筭内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甞言西域歷五星宻於中國乃作瑪達巴歷盖回鶻歷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大舟關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犀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一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簀子者漠北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二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右三嬰啼聞木枝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兎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四西狩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五纔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與仰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體畢具也右六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右七八珍骰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珧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廬沆野駝蹄鹿唇駝乳麋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右八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令上都去

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右九兩駝侍雪立終日饑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趺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右十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噶勒藏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胷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能哲呼爾鼐葉爾羌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

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隷焉

磨兜鞬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剥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浮休閱目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呌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盖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詰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

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斸掘内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煑啖女子病即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䟽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緑葉陰濃徧池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蹙紅羅乳

燕稱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往來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盖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

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来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壟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戞戞不絕

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

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骱

杭州赤山之陰曰蕭箕泉黄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骱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蝦所割骱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尤比於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哉終不顯達而死於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動北芮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子郤客俄而車蓋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顯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追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覩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稺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為養之具膚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

英宗儀

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

是故令翰林承旨蜕菴張先生翥所譔墓銘有曰夫

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

克勉於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録於此庶亦可以

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學行薦於朝有録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説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殁追謚文懿先生

謡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謡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
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
至於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
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
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
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
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

或妻憎其夫或訟於官或死於天此亦天下之大變
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
占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来
明月楼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
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
明日池塘是緑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冡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為糧置擣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遯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録事奏奉勑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頴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説云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膍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将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

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灃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雞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大金入汴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温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道目為兩脚羊趙與時賔退録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

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於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壽延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宫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

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傅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潄芳亭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全節時爲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潄芳亭伯雨偶造

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於中
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
也夢覺日巳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来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修譔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

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馬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禮腹中之脺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鱭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鯸鮐（盈之反）魨也背青腹白

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
當為鈍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濟爾噶岱入
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来矣至四月十九
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
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
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獘

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㬎齋之物也㬎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㬎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戌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雪川俞壽翁㬎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櫂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渰溺無餘㬎齋立淺水中手持此

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於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貽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若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之為幸因多食海蟄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

但只心胷微温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竅任其
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饑經三年
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葢厭之一夕忽詣舅姑
所扣寢室戸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已
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
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卧榻已空始信
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亡婢訴寃攝至陰府即今嶽祠
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

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掐承
枷禁幽圄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
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
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强至此舅
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
小郎妻問之曰適間見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
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爲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强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

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於此以為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

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閒居録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閒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

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别吁若先生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吴江塔顛箭

吴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簳羽宛然可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尼瑪哈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

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馬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杪
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
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
二交貫横亘盖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鶻之巢
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顛辨疑行於時盖郭嘗官此州
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録卷九